

二姐娃作梦



敬 告 同 志

通俗文艺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这个集子，都是曲艺中間的小段儿，这些小段儿，又叫：“書帽”，是演唱正書之前，作为插曲来稳定听众情緒用的。

这本小段儿集，除个别的是創作的以外，大部是根据民間傳說改編的。它們以輕松詼諧的情調，直接間接地嘲諷了反面人物和不合理現象，充分表現了劳动人民的机智和乐观情緒。

这些小段儿，可供演唱，也可以当做文艺作品来閱讀。

(小段儿集)

二 姐 娃 作 梦

敬廷璽等述

封面設計：赵靜东

*

通 俗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香餌胡同7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67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新华書店經售

*

总号(文)0268 开本787×1092 1/40

印張9/10 字数17,000

1957年11月第一版 195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350

統一書号：T 10023·244

定价：(5) 八分

目 录

- 二姐妹作梦(隴东道情).....敬廷璽 馬占川述(2)
 捧西瓜(时調).....王 焚改編(4)
 小两口分家(鼓詞).....耿 瑛搜集(5)
 耍酒榮(鼓詞).....李成林述(8)
 大姐算卦(河南墜子).....李德修述 阿林整理(9)
 小女婿(河南墜子).....張元培述 阿林整理(11)
 黑和白.....張天培述 柳达記錄(13)
 两口分家(河南墜子).....党治发述 柳达整理(14)
 換杏(鼓詞).....阿 林整理(16)
 二姑娘綉鞋(鼓詞).....李淑真述 梅莘整理(17)
 銓汉子(鼓詞).....李淑真述 梅莘整理(19)
 大实话(鼓詞).....耿 瑛搜集(20)
 拔扁豆(鼓詞).....王 焚述 李瑞、孙耀整理(20)
 一百二十条腿(鼓詞).....王尊三述(22)
 粘糕段儿(鼓詞).....閻老琴述 李瑞、孙耀整理(22)
 蓬萊风景好(台灣蓬萊花鼓).....薛 汕輯(24)
 春江曲(台灣时調).....薛 汕輯(26)
 小两口走亲戚.....王甲德述 吳則記錄(27)
 餓老婆(鼓詞).....李淑真述 梅莘整理(30)
 老資格(山东快书).....章 明(32)
 豌豆花、葫豆花(唱詞).....江鳥整理(35)

二 姐 娃 作 梦

(隴东道情)

敬廷璽、馬占川 述 康尙义 整理

东山太阳西山落，
无精打采入綉閣，
孤孤单单灯前坐，
心里有話口难說！
我妹妹十五出了嫁；
我嫂子十七配我哥；
我姐姐比我大两岁，
两个外甥怀抱着。
我今年整整十九岁，
为什么不叫我見公婆？
不是我爹老糊涂，
就是媽偏心不疼我！
忽然間想起昨夜晚，
梦见我表哥来娶我：
爹媽忙的团团轉，
吹吹打打真热火。
我正在房中暗高兴，
一推門进来了两个催妝婆，

她給我，前边梳了个鸚哥架，
后边梳了个黑仙鶴，
前后左右都梳起，
中間捏，捏捏揣揣捏了个鳳凰窩。
花轎起身我偷眼看，
送亲的人儿可真多：
姑姑、姨姨、大娘、孀子、姐儿、
妹子都在車儿上坐，
叫馱上騎着个說媒婆；
我女婿騎馬头前走，
高高的身材好人物。
拜罢天地洞房坐，
耍房的进来一大伙，
这个說，
叫新人天花板上摘牡丹；
那个說，
干脆叫小两口子啃苹果。
羞羞答答难坏我，
我女婿拿手把我戳，
拉拉扯扯拉拉扯扯掙了我一身汗，
惊醒来原是梦南柯！
早知道这是一场梦，
我情愿躺在他怀里多叫上几声亲哥
哥！

摔西瓜

(时 調)

王 焚 改編

姐在房中正描花，
情人得病得去瞧他，
思想着沒有別的拿，
急得我上牙錯下牙。

捎上点关东烟大叶茶，
半斤螃蟹十两虾，
怀抱着一个三白大西瓜，
叫他去暑解解乏。

天上下雨地上滑，
不留神跌在了泥水洼，
哎呀呀不好了，
摔了一个大馬趴，
摔得我头晕眼花腿发麻。
脏了我新褲褂，
洒了烟、湿了茶、跑了螃蟹、蹦了
虾，

摔破了三白大西瓜，
这叫我怎么去見他？

怀里掏出小鏡照一照，
覷見头发乱如麻，
見了爹媽准得挨罵，
我拿何言去对答？
手扶着就地往起爬，
两脚躁躑几躁躑，
急急忙忙轉回家，
免得被人笑哈哈。

（根据晋察冀民歌改編）

小两口分家

（鼓 詞）

耿 瑛 搜集

有个佳人本姓高，
独坐房中好心焦，
丈夫成天把錢耍，
一天到晚連家也不着；
兴你耍也就得兴我耍，
我到隔壁去把“馬掌”瞧。

小伙儿回了家怒气不小，
找回来佳人打了一铁锹。
小佳人掉下伤心泪：
“丈夫你做事也太刁，
兴你们老爷们满山放火，
就不兴俺们老娘们把灯点着。
这样的日子没法过，
不如把家分开了！”

小伙儿说：“分家我要锅一口。”

佳人说：“你要锅来我要小瓢。”

小伙儿说：“分家我要切菜板。”

佳人说：“你要菜板我要菜刀。”

小伙儿说：“分家我要挑水扁担。”

佳人说：“你要扁担我就要水管。”

小伙儿说：“分家我要半升小米。”

佳人说：“你要小米我要一垛柳蒿。”

小伙儿说：“一铺火炕分两半。”

佳人说：“给你炕头我要炕梢。”

小伙儿说：“分家我要小叭狗。”

佳人说：“你要小狗我就要小猫。”

小伙儿说：“你要做饭别使我的锅
做。”

佳人说：“你要做饭别使我的水瓢。”

小伙儿说：“你要切菜别使我的菜

板。”

佳人說：“你要切菜別使我的菜刀。”

小伙兒說：“你要挑水別使我的扁担。”

佳人說：“你要挑水別使我的盛水管。”

小伙兒說：“你要餓了別動我的半升小米。”

佳人說：“你要冷了別燒我的那垛柳蒿。”

小伙兒說：“我在炕頭摟着叭狗睡。”

佳人說：“我在炕梢抱着小花貓。”

小伙兒說：“炕當腰還有一道縫。”

佳人說：“找個細簾兒隔在當腰。”

小伙兒說：“你要過來我叫小狗把你咬。”

佳人說：“你要過來我叫小貓把你撓。”

小伙他摟着小狗睡也睡不好，

佳人她抱着小貓睡也睡不着。

小伙他扔了小叭狗，

佳人她放了小花貓，

一根細簾兒隔不住，

小兩口兒“撲哧”一樂又好了！

要酒菜

(鼓詞)

李成林述

有个小伙子本姓白，
时常的喝醉酒儿罵大街。
他罵了別人还罢了，
罵了他的二大伯，
二大谷一見有了气，
才把小伙子捆起来；
打了半缸白干酒，
就把小伙子酒缸里抬。
上边压上个大磨扇，
看你还罵街不罵街？
小佳人疼他丈夫的心腸胜，
手扒着磨眼把口开：
“丈夫哇，我再三再四把你劝，
不叫你罵街你偏罵街，
二大伯他把你装在酒缸里，
十有八九嗚呼哀哉。”
小伙子抬头往上看，
叫声：“我妻別悲哀，

你要念咱們夫妻恩愛情又重，
你把那花生豆兒、咸菜條兒入進點
來！”

(白) 他還喝哪！

大 姐 算 卦

(河南墜子)

李德修 述 阿林 整理

說個大姐整十七，
四年沒見二十一。
再過九年往上算，
不多不少正三十。
大姐沒事門前站，
打那邊來了個算卦的。
大姐急忙開言叫：
“算卦的先生請到俺家里。”
先生連說對對對，
大姐牽着他進屋里。
大姐說：“我搬個凳你坐下，
來來來，我給你點煙吸。”
先生吃罷煙一袋，
問聲貴相屬啥的？

大姐聞听微微笑：

“先生我是屬兔的。

我生在己卯年己卯月，

己卯日子是辰時。

先生聞听這句話，

掐着指頭把字批：

“三個己卯多主貴，

就照着貴字往下批，

咳，是男命一定中狀元，

是女命一定妨女婿。”

大姐說：“妨女婿可能妨多大？

你可細細給我提一提。”

先生說：“二十、三十不能出嫁，

四十、五十在家里；

六十、七十妨公公，

八十、九十妨自己；

這八字要得尋下主，

除非等到一百一。”

大姐聞听冲冲怒，

罵聲瞎子算卦的：

“人活六十花甲子，

人活八十世上稀，

你要仔細想一想，

誰家閨女能長一百一？”

小女婿

(河南墜子)

張元培 述 阿林 整理

有个大姐泪汪汪，
坐在小房埋怨二爹娘。
去年你給我寻婆家，
为啥給我寻了个五岁郎？
他头戴一頂虎头帽，
下穿褲子沒杀襠。
白天大街去玩耍，
到晚上溜溜跑进房。
擦着炕沿儿上不去炕，
还得我給他帮下忙。
如要打发他安歇，
还得我給他解带脫衣裳。
本当跟他两头睡，
他說那头有“毛毛”怕的慌。
无奈何叫他跟我一头睡，
两只小手光抓我胸膛。
半夜三更要奶吃，
要的我呀实在心发慌。

說是兄弟他不叫姐，
說是个孩子他不叫娘。
要不是怕公婆把我打，
那鼐妮儿不把他一脚蹬下床。
剛才睡着发嚙症，
不多时候尿了床。
尿到別处我不恼，
好不該尿到我的頂腦上。
左思右想心好恼，
掄起破鞋当巴掌。
头一下打的叫姐姐，
二一下打的喊干娘。
他說干娘姐姐不打吧，
往后去我光吃蒸饅不喝湯。
小大姐气得直掉泪，
天明去找她二爹娘，
跟她媽媽去講理，
媽媽說：“这是你爹的‘好’主張。”
她又找爹爹去講理，
爹爹說是命应当，
小大姐眼泪汪汪往回走，
回到屋里拿根麻繩悬了梁。

黑 和 白

張天培 述 柳 达 记录

一个大姐本姓黑，
起名就叫一錠墨。
寻个女婿本姓白，
他的名叫白石灰。
一錠墨，白石灰，
小两口攔設不住总打捶。
小两口，打起架，
你一拥来他一推。
她女婿栽倒在面簸籬，
一錠墨扑通倒在木炭堆。
面簸籬里找不到白相公，
木炭堆里找不到哪是木炭哪是一錠
墨。
为啥小两口不見面，
皆因白的太白黑的太黑。

两口分家

(河南墜子)

党治发 述 柳达 整理

有个姑娘本姓白，
寻个女婿叫喜来，
小两口日子过的真红火，
你又恩来我又爱。
这一天闲暇无事来磨牙，
三說四說吵起来，
喜来罵爹又罵娘，
一回手摔了梨木打的花鏡台，
惊动婆婆来屋里，
劝劝媳妇又劝喜来，
劝劝媳妇不拉倒，
劝劝喜来火上来，
媳妇說：“你罵爹罵娘还不算，
你不該摔我那个花鏡台，
这种日子沒法过，
我看不胜两分开！”
喜来連說“好好好，
你說分开咱就分开！”

四个小小子咱們一个人分上俩，
小妞跟着他奶奶。”

媳妇連說：“好好好，
大小二小你过来，
你跟我上南庄瞧你姥娘，
咱到那住下不回来！”

喜来就說：“好好好，
三小四小你过来，
你跟我上南庄瞧俺丈母，
咱到那住下也不回来！”

老婆婆一見事不对，
叫声：“小妞你过来，
你跟我上南庄瞧俺亲家母，
咱到那住下也不回来。”

媳妇聞听一撇嘴：

“你們要去我就在家呆！”

喜来說：“你要不走快坐下，
等我上街去买一个花鏡台。”